

“孔子圣中之泰山，泰山岳中之孔子”

当孔子遇上泰山，会有怎样的千古文化对话？

□孙晓明 孙辰龙

高山仰止： 孔子登泰山的 史实与记载

孔子与泰山有着难以割断的血脉联系。作为春秋时期鲁国(今山东曲阜)人，孔子一生的活动和五岳之首泰山密切相关。泰山位于齐鲁两国之间，南面属鲁国，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鲁国度过，这为他登临泰山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孔子多次登临泰山，这在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云：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故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。”这可能是历史上关于孔子登泰山最早、最为著名的记录。今岱顶瞻鲁台，即孔子登山眺望鲁国的地方。孔子开创了名人登泰山的先河。《论语·雍也》有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之句，是说因为大山以草木鸟兽万物滋养百姓，所以仁者乐山，这是孔子从登泰山中悟出的人生哲理。

有关孔子登泰山的记载中还有“苛政猛于虎”的故事。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，孔子到齐国去，路过泰山之侧，见有一妇人在墓前痛哭，孔子使子路问之。妇人说，她的舅舅、丈夫、儿子先后命丧虎口。孔子问她为何不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呢？妇人说，这里虽有猛虎但无苛政。孔子听后对子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子识之，苛政猛于虎也。”今泰山南麓王母池东侧有山名虎山。

《列子·天瑞》则记载了孔子游泰山时遇见隐士荣启期的故事：“孔子游于泰山，见荣启期行乎廊之野，鹿裘带索，鼓琴而歌。”廊即在今宁阳县东庄乡境。荣启期年已九十，却仍然鼓琴歌唱，怡然自得。孔子问他为何如此快乐，荣启期答曰：“吾乐甚多，天生万物，唯人为贵。而吾得而为人，是一乐也；男女之别，男尊女卑，故以男为贵，吾既得为男矣，是二乐也；人生有不见日月、不免襁褓者，吾既已行年九十矣，是三乐也。”孔子听了深有感触，说：“善乎，能自宽者也！”真是能自我宽慰的人！

《孔子家语》记载了颜回陪同孔子登泰山的一则趣事：孔子在泰山顶上极目远望，看到东南方向似乎是吴国姑苏城的西门(阊门)，门外还系着白马。孔子指给颜回看，颜回说他也看到了。孔子问他：门外有什么？颜回说：形状像白纱。孔子抚目注视了许久。

孔子参与的许多政治活动也发生在泰山周边地区。著名的有夹谷之会(今山东济南莱芜区夹谷峪)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周敬王二十年(公元前500年)，齐景公邀请鲁定公在夹谷会盟，想趁机以武力逼鲁国屈服。鲁定公赴会，孔子随行担任侯相，负责主持会议仪节。孔子一方面调集军队保护鲁定公，一方面以大义责备齐景公。会盟后，齐国为孔子的大义凛然所折服，齐景公为了取信于诸侯，归田谢过，将郓(今山东郓城东)、讎(音huān。今宁阳西北)、龟阴(龟山之阴，今山东新汶东南境)等“汶阳田”归还鲁国。今泰城碧霞湖(安家林水库)以南有“谢过城”遗址，附近有两个村庄，即东、西谢过城村(简称东城、西城)。

夹谷之会后的第四年，孔子被迫辞职离开鲁国，开始周游列国。途中经过泰山以南，今新泰西南谷里镇的龟山，看到肥沃的龟阴田，夹谷之会的胜利成果犹在，而自己却被迫去鲁，胸中悲愤难平，遂作《龟山操》一曲。据东汉蔡邕《琴操》记载：“季氏专政，

泰山极顶，孔子庙前，“孔子圣中之泰山，泰山岳中之孔子”镌刻于崖壁之上，将一位圣人与一座圣山紧密相连。这句名言是怎么来的？孔子与泰山又有着怎样的渊源？



位于泰山红门的“孔子登临处”石牌坊。

犹龟山蔽鲁也”。孔子感叹季氏为政不仁，使百姓流离失所，欲诛季氏又力不从心，于是抚琴而歌：我多想回望鲁国的故土啊，可是龟山挡住了视线。可叹我手无斧柯啊，对龟山无可奈何。

孔子在去世前七天，曾歌曰：“泰山其颓乎！梁木其坏乎！哲人其萎乎！”将自己比作泰山。这一自况得到了其弟子子贡的承认：“泰山其颓，则吾将安仰！”。

千古铸言： 汪志伊与“圣山圣人” 名句的诞生

“孔子圣中之泰山，泰山岳中之孔子”这一千古名句，出自清代诗人汪志伊的《登岱诗》。汪志伊(1743年—1818年)，号稼门，安徽桐城人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举人，累官至工部尚书、两浙总督。

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四月，汪志伊入岱，途中经泰安，谒岱庙；闰四月十一



汪志伊的《登岱诗》刻于泰山极顶孔子庙崖壁。

入岱，言旋始经山麓，继造崇巅，览天门日观之奇，登高能赋，斯其职也。鸿词伟论，一洗汉唐以来玉检金泥之陋，于以征宇宙所具瞻，而国家怀柔哀对(意指聚集山川众神配祭)之典隆焉。胜游巨制，相得益彰，爰缀数言，用志向往。”

其次为桐城姚鼐(梦谷)题：“昔乘积雪被青山，曾入天门缥缈间。日观沧溟犹在眼，白头明镜久惊颜。壮才许国朝天近，名岳裁诗拥传还。盛藻宜标千仞上，哀翁无力更追攀。”此下分别为大兴翁方纲(覃溪)、无锡杨芳灿(蓉裳)题诗。

最末为长洲袁日新(学蕉)题：“包罗巨细无留遗，自生此山有此诗。身来天上小天下，兴入笔端非笔知。伟词雄论秉利斧，玉检金泥削如土。‘泰山岳中之孔子’，七字奇文铸今古。即今读者犹神往，想见当时心飒爽。”

从袁诗中可以获知，汪志伊“圣中泰山”之句在当世便已誉满吟坛，传唱广泛。其实，将孔子与泰山相提并论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云：“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泰山之于丘垤，河海之于行潦，类也。圣人之于民，亦类也。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”

这是历史上首次将泰山与孔子相提并论，它像明灯一样照亮千古。两千年后，明人李邦奇说“泰山，山之至也；圣人，人之至也”；清人汪志伊称“孔子圣中之泰山，泰山岳中之孔子”。这些判断导源于先秦，启发于孟子，留传至今熠熠生辉。

圣迹永恒： 泰山孔子遗迹的 文化烙印

泰山上下留有多处有关孔子的遗迹。著名者有岱顶孔子庙，系明嘉靖年间都御史朱衡在岱顶孔子崖(相传为孔子望吴门白马处)上所建。明人查志隆《岱巔修建孔子庙议》中称：“泰山胜迹，孔子称首”。明万历、清康熙间又进行重建。

清代泰安知县徐宗干题联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可以语上也；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宜若登天然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“孔子登临处”坊(在泰山红门官南)。所建“孔子登临处”跨道石坊，柱联曰：“素王独步传千古，圣主遥临庆万年。”明代在此建坊是以儒家文化晓谕游人，代圣人立言，扩大孔子在泰山的影响。坊东有济南府同知翟涛题“登高必自”碑，语出《中庸》“登高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迩”。意思是登高一定从低的地方开始，远行一定从近的地方起步。“登高必自”昭示人们干事创业既要有“登高”的目标，志存高远，敢想敢干，又要从“自卑”处开始，脚踏实地，循序渐进。

此外还有“孔登岩”(在岱顶天柱峰)、“孔子小天下处”(在岱顶平顶峰)、“孔子观礼处”(在莱芜季札子墓前)等，留记了一代至圣的名山遗踪。

如今，当你登上泰山之巅，站在孔子庙前，依然能看到“孔子小天下处”的碑刻。泰山与孔子的融合，是自然之巍峨与人文之崇高的完美共生——泰山象征天地秩序，孔子承载礼乐精神，二者共同铸就中华文明的精神坐标，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积淀深厚的一部分。

“孔子圣中之泰山，泰山岳中之孔子”——这十四字诠释着一种文化信仰：自然与人文的最高典范，终将在时空长河中永恒屹立。